

端午时节话登山

□ 史庆友

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。端午节有登山的习俗。

位于老家不远处的乌兰木图山，是我们每年必登的山！

乌兰木图山在我县八家子镇境内，距我家有15公里。说起登乌兰木图山，我的话不由得多了起来！先说山：乌兰木图山早年叫阿力玛图山。两个名字都是蒙语的音译，前者意思为“有红色树木之山”，后者译为“有梨之山”。梨山之名更久。山的主峰叫锅底山，海拔高度831.4米，是阜新市第一高峰。

在我年轻时，端午节登山的头一天夜里是不睡觉的。前半夜，因为有这样一次好玩的活动机会而十分激动，又是唱又是跳；后半夜，要走上几十里的山路才能到山脚下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出行最便利的方式就是开11号大卡车——两条腿步行。就这样，一路听林间风的声音，满怀豪情，努力登山。

站在主峰上近观远眺，收入眼帘的皆是美丽的图画。看近处，只见18

个山头兀立，岩壁陡峭，沟谷幽深，峰峰形状各异，有的如万仞城墙，有的像摩天大楼，有的峻峭像华山迁来，有的雄伟似泰山移至。老头山、长蛇山、虎头山，像人形，类兽状。鬼斧神工，令人叫绝。春夏之际，看山下大地一片葱绿，阡陌纵横，似画卷，类棋盘。金秋时节，只见大地镶金铺玉。有幸遇到云海，人在云上，山在云中，恰似身临仙境，从红尘万丈的城市来到这幽静的山中，真是难得的享受。梨山这幅图画，四时景不同，八方色各异。正是：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东看青山西观丘，南望城池北眺沙。

乌兰木图山最让人留恋的当属漫山遍野的杜鹃花（又叫映山红），五月节前开花。盛开时，一片片红艳，灿如云霞，热情奔放；花谢后，满目青翠，又是美丽的观叶植物。登上郁郁葱葱的锅底山，只见火红火红的映山红在青山绿树之间云蒸霞蔚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开得那么热烈，那么绚丽。朵朵花

儿如红色的玛瑙，迎风玉立，娇艳欲滴，花瓣密匝匝，蕊靠着蕊，瓣贴着瓣，相互依偎，竞相辉映，引来无数的蜂蝶飞舞。每一朵花，都空灵含蓄，如诗如画，美不胜收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在如诗如画的乌兰木图山下，五月节登山常常要发生“血战”。听老人们讲：传说很久以前，山上宝刹——梯子庙里有一位神仙，每年的端午节，他会将健康快乐的秘诀传授给最敬仰乌兰木图山且最勤劳的人。每年能得到秘诀的人只有一个，人们都想要第一个登山进入梯子庙。到梯子庙只有一条仅容一个人爬上去的天梯，在天梯入口处，人们往往会因为谁先上去的问题而发生争斗。久而久之，竟演化成了谁先到山顶就要把后到的“打下山”的习俗，成为了一项民间娱乐活动。

如今，乌兰木图山已被开发成了旅游风景区，节日登山就更有意思了！

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有着说不完的故事！我爱过端午节！

□ 洪福良

雨后晴空烂漫，
山前横黛清新。
花开秀色洗浊心，
深径斜廊一任。
彩线轻缠玉臂，
香蒿高挂重门。
雄黄半盏煮红尘，
不道酒阑更尽。

鹧鸪天·端午节悼屈原

□ 洪曙光

物换星移别样天，
每逢端午悼先贤。
汨罗浪卷轻舟渡，
艾粽香飘黄鹤还。
山缝纆，
水潏然。
屈平意气暖人间。
披肝沥胆身先故，
盖世英名代代传。

一剪梅·端午悼屈原

□ 吴玉珠

端午华人悼圣贤。
香粽投江，
艾草悲天。
霞托红日柳生烟，
竞赛龙舟，
桨舞争先。
怀楚诗章千古传。
忧愤离骚，
泪水含冤。
文人雅士楚辞研，
举世皆昏，
独醒屈仙。

悠悠端午情

□ 毕寿柏

儿时对端午节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，也不知道纪念屈原、伍子胥、曹娥之说。只知到了端午节，就能美美地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和馋得流口水的鸡蛋。

离端午节还有十来天，母亲就该该淘大黄米了。大黄米必须反复淘几遍，直到一点砂子也没有，然后泡在大盆里。买来的粽子叶，自己家院子里长的马莲也都泡上。这时，屋里屋外就会飘出粽子叶的清香，馋得我们不停咽口水。母亲说：“别急，大黄米还没有泡好呢，想吃也得等几天。”

天天盼望端午节早点到来。离端午节还有两天，泡的大黄米起泡泡了，母亲就准备包粽子了。

我端来小凳子，坐在母亲身旁看她包粽子。母亲先拿两张墨绿的粽子叶对齐并拢，弯成一个小勺的模样，然后抓起焦黄的大黄米放入“勺内”，一边放一边用手压。母亲说，这样包的粽子才结实、好吃。等压实了，母亲就把剩下的粽子叶七裹八裹裹成一个小巧玲珑的粽子，随后用马莲绳缠上几遭，一个似奶奶小脚的粽子就包成了。

看着母亲包得有趣，我也想试试，学着母亲的样儿，拿起两张粽子叶，弯成“小勺”。可我弄的粽叶勺不是太大就是太小，总是别别扭扭的。放的米不是多了就是少了，还总往外漏，我只得从盆里再抽出一张粽子叶，把它们缠在一起，用马莲包扎得横七竖八，像给粽子来个五花大绑，最后还是包坏了。母亲说：“可不用你了，把粽子叶弄碎都白瞎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终于包完了。母亲把洗好的鸡蛋和粽子一起放到大锅里。隔了好久，开锅了，热气腾腾的屋子里弥漫着粽子的香味。

粽子刚出锅，母亲就让我给村子东头我的小伙伴柱子家送去几个。柱子的妈妈长年患病，家里特别困难，柱子平时在家吃不到一个鸡蛋。

吃粽子蘸点红糖，吃着那才香甜呢。家里那点红糖平时是舍不得吃的，母亲怕我们几个馋小子偷摸吃，锁在柜子里。母亲从盛红糖的罐头盒挖出一羹匙，放到一个大茶缸里，冲上开水。这样冲的红糖水虽然不那么甜，但知道母亲是想想方设法省着点吃。

吃饱了，我们哥几个就去疯玩，心里还惦记没有吃完的粽子。母亲说：“别吃凉粽子，又凉又粘的粽子吃了会闹肚子。”母亲怕几个馋小子吃冰凉的粽子坏肚子，就把剩下的粽子放到一个筐里，挂在闲屋的房梁上。母亲哪里知道，她几个淘气的儿子，就像反向的“猴子捞月”，二弟骑在我的脖子上，小弟骑在二弟脖子上，轻松地够着筐了。

小弟低声问：“大哥，妈知道怎么办？还不挨揍啊！”我瞪了小弟一眼：“吃完了才想起挨揍，晚了！”

其实，母亲不单单是怕我们偷摸吃得胃病，这点好吃的可是家里的细粮呢。爸爸天天体力活受苦受累，应该给爸爸留着。想到这，我一阵愧疚。月白色的鸡蛋在粽子锅里煮，出

锅以后鸡蛋皮变成棕色的了，好像老农晒黑了的脸庞。

端午节这天，家乡还有逛山的习惯。吃完早饭，我们这帮孩子每人拿着两个熟鸡蛋，去逛家乡的二龙山。我们登上二龙山顶玩游戏，把带来的鸡蛋藏在石头缝或者松树下，由大家分头去找。还有“顶鸡蛋”，就是把两个鸡蛋“头碰头”放在一起顶，谁的不被顶破就算赢了，赢的人就可以随便吃顶破的鸡蛋。我的小伙伴柱子个子很高，但身体比较单薄，外表看着大大咧咧，可心眼挺多。他和我一起出来，却是一个鸡蛋也不带，我就把自己的鸡蛋分给他一个，让他和大家一起玩。他总是拿鸡蛋的小头顶我们鸡蛋的大头，鸡蛋煮熟了，小头是实心的，而大头则是空心的，所以柱子总是赢。大家带来的鸡蛋，大部分都进了柱子的肚子里。

中学毕业那会儿，柱子参军入伍了。临走前，我们互赠笔记本留念。我在扉页上这样写道：“为革命五湖四海聚，党召唤鹏程万里飞”。母亲还煮了好多鸡蛋让他带上。穿着军装的柱子那天显得特别精神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。在他走后的一个月，我收到他的一封信，他去了遥远的广州军区，同年参加了自卫还击战——为了祖国的安宁和家人的幸福，柱子永远地留在了那里……

到了粽子飘香的端午节，我就像回到了家乡，回到了童年。我怀着悠悠思念，遥望南天：柱子大哥，现在咱家乡富裕了，归来吧！